



垦荒农工劳作场景。
海垦博物馆供图

守望，一生植根琼岛胶林

1954年初，琼山垦殖所撤销，东山农场成立。姚钿浩被安排到原赞统作业区第一生产队担任统计员，负责全队工人每天生产进度的统计。那个曾经连写信都要现学认字的少年，握起了笔杆，在一张张表格里记录着耕耘的汗水。

姚钿浩手中之物渐渐从锄头柄换成了笔杆。1957年，他被调进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移民垦荒处工作，从一名普通的农场工人，被提拔为业务干部，最终在原海南省农垦总局助理巡视员岗位上退休。“献了青春献终身”，这句话于他而言，不是口号，是人生。

“这是以前我从来都没想过的。”多年后回忆至此，姚钿浩的语气里仍有一丝不可思议。然而，无论是握锄头还是握笔杆，他始终没有离开过这片胶林。

姚钿浩的经历中，刻着的是一代农垦人“从泥土里长出来”的成长轨迹——没有捷径，没有侥幸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埋头苦干和时代给予的珍贵机遇。

如今，当我们驱车穿行于海南岛的橡胶林海，满目苍翠，遮天蔽日。那些当年只有几十厘米高的树苗，早已长成挺秀之木；那些当年荒草丛生的山坡，早已被一排排整齐的胶树覆盖。风过林梢，叶片发出沙沙的响声，仿佛是70多年前那群少年在轻声对话。

70余年沧桑巨变，当年“屯垦戍边”的建设场景早已远去。那些在荒原上挥洒汗水的身影，那些在茅草房里度过的风雨之夜，那些在密林中被山蚂蝗叮咬、被烈日晒脱皮的年轻脸庞，都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绿色史诗里最美丽的注脚。

荒原之上，青春为证。胶林深处，精神永存。这，便是《口述海垦》想要告诉每一个后来者的故事——关于选择，关于坚守，关于一群普通人如何用一生，写下了一个不凡的使命。



垦荒农工挥锄劳作的身影。
海垦博物馆供图

“来海南，要吃苦，要为国家种胶。”面对镜头，姚钿浩用一口浓重乡音，重复着17岁那年便刻进骨子里的话语。话音落下，老人沉默片刻，那双阅尽岁月的眼睛里，仿佛又映出了1953年早春的海面。

姚钿浩是新中国第一代垦荒农工中的一员——没有显赫学历，没有特殊技能，只有满腔热血和一双握紧锄头的手。而正是这样一双手，在琼岛腹地的荒山中，一寸一寸地“刨”出了新中国的橡胶基业。

垦荒农工，是海垦拓荒史上最平凡也最坚实的力量。他们从广东、广西的城镇、乡村汇聚而来，与海南本地农民一道，组成了垦荒大军。他们没有勘测仪，没有规划图，他们唯一的武器，是锄头、铁锹，和一颗“为国家种胶”的滚烫的心。

启程，少年奔赴天涯荒原

1936年，姚钿浩出生于广东澄海一个贫寒农家。高小毕业后，因家境窘迫，他不得不在火柴厂做学徒，也沿街卖过水果。

1952年底，汕头市政府动员社会青年支援海南橡胶垦殖事业，“到最艰苦的地方经受锻炼”“到最偏远的山区建功立业”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。

那年姚钿浩16岁。他在动员会上听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来海南，要吃苦，要为国家种胶。”没有太多犹豫，他报了名。

1953年2月17日，汕头港。一艘渡轮载着150名编入“第一中队”的年轻人缓缓离岸。姚钿浩站在甲板上，看着身后的陆地一点点缩小，最后融成天际线上一道模糊的灰影。海风很咸，吹得人睁不开眼。他不知道，此去天涯，归期几何。

5天后，渡轮抵达海口。然而旅途并未结束——没有汽车，甚至没有像样的公路。他和同伴扛着行李，拖着酸痛的双腿，徒步9个多小时，赶到了当时的琼山垦殖所2057大场第3分场。

“当时穿军装的，林业工程第一师一个连的指导员来管我们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，以后才逐步懂得为国家种胶的重要性。”在姚钿浩记忆里，正是这席话，让他们萌生了使命感。

600多名南下学子与十万多名垦荒农工，就这样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海南岛上，完成了一场旷古未有的人群汇聚。垦荒队伍实行军事化编队管理，十几人结为一个生产小组。

他们中有人握着锄头，有人描画蓝图，有人开凿大地。

口述海垦

七十多年前

他们用锄头「唤醒」沉睡荒山

■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

开荒，锄头叩醒沉睡大地

一路上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茅草筑屋，用血肉之躯趟出一条希望之路。“水井要自己打，房屋要自己盖，吃菜要自己种。”一段往事在姚钿浩口中缓缓铺陈，住的是棚子，喝的是山坑水，每天在开荒挖穴种橡胶之余，还得修路、伐木、打水井、割茅草盖房子。

困难，是如此具体。

“首先是开路，科技人员规划了林段，我们进去后就开始除草、挖穴。”姚钿浩说，没有大型机械，垦荒农工们用锄头、铁锹、四齿耙，把荒草连根刨起，把树桩一块块撬出，把沉睡的土地一寸寸翻醒，在荒山野岭中挖穴开梯田、修筑环山行。

挖穴是最苦的活儿。一个林段好几亩地，一亩地要种25株橡胶，每株要挖一个长宽深各1米的穴，有整整一立方米的土方。

“一天定额4株，4株看起来不多，但是挖起来好辛苦，当时很强调技术标准的。”在姚钿浩讲述间，昨日恍然重现——烈日下，锄头扬起又落下，汗水砸进土里，瞬间就被滚烫的地面蒸干。手上磨出血泡，血泡破了结成茧，茧再磨破，最后变成手掌上一层厚厚的“壳”。

白天开荒，晚上也不轻松。为了让工人们跟上生产步伐，农场办起了识字班。“没有文化的人多，教工人学点文化，起码可以看看今天的报纸是什么内容，可以给家里写封信。”姚钿浩就是在煤油灯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会了读书写字。

那些夜晚，蚊虫叮咬，热气蒸腾，可茅草棚里却传出朗朗书声——那是一个时代的求知渴望，也是少年们对抗孤独与艰辛的方式。

垦荒的日子里，除了劳累，还有恐惧。

1953年底，一场12级台风袭来。他们居住的茅草房被狂风撕碎，房顶飞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人字架两边的柱子还勉强“钉”在地上。

“风太大，在外面根本站不住。为了躲避风雨，我们只能爬进倒塌的茅草房里，丝毫不敢动弹。”那一夜，18岁的姚钿浩蜷缩在废墟中，听见风声如兽吼，听见同伴压抑的呼吸，听见自己的心跳如擂鼓。

这样的夜晚，或许也曾当年的许多年轻人心中留下痕迹。他们在海南农垦创建初期，投身开荒植胶，成为早期垦殖作业的主力，用锄头“唤醒”大地，打下了海南岛垦殖荒原、种植橡胶树的历史基础。